

名家散文典藏

马丽华[®]
散文

MALIHUA SANWEN

浙江文艺出版社

马丽华
散文

MALIHUA SANWE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丽华散文 / 马丽华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39-3130-8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766 号

责任编辑 罗俞君

装帧设计 一知

马丽华散文

马丽华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80 千字

插页 3

印张 14.5

印数 1-8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130-8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马丽华 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76年毕业于山东临沂大学中文系，在藏工作27年，历任《西藏文学》编辑、西藏作协和西藏文联副主席。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调至北京，现任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著有涉藏题材作品共计18部，以纪实文学为主，代表作为《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三部合集为《走过西藏》）《藏东红山脉》，以及《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老拉萨·圣城暮色》《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另有诗集、散文结集和长篇小说《如意高地》等。其中多部已出版港、台版，并译为英、法文等文种。

目录

- 阅读青藏高原 / 001
- 老拉萨历尽沧桑 / 003
- 幻觉之城 / 006
- 属于山南的抵达 / 008
- 在群山的中央 / 011
- 阿里的神山圣湖 / 027
- 天下第一峡 / 035
- 珠穆朗玛时空 / 037
- 阅历西藏的冬季 / 040
- 在查古村过藏历新年 / 043
- 亲历拉萨三十年 / 047
- 西藏的民居与神居 / 050
- 在喜马拉雅以南 / 059
- 茶马古道川藏行 / 065
- 西部大荒吕玲珑 / 106
- 天界梵音《阿姐鼓》 / 110
- 韩氏黑画 / 115
- 绝色师徒 / 119
- 骊歌向诗魂 / 122
- 驶向远古 / 124
- 古格历史的发掘者 / 132
- 民间张鹰
——兼议《人文西藏》丛书 / 139
- 在藏三十八年
——版画家罗伦张自述 / 142
- 作为收藏家的叶伯伯 / 150
- 经由小可的解读 / 157
- 皆因有了王尧先生 / 161
- 同属于北大的理性与激情 / 164
- 总关阅读 / 168
- 始终是重新开始
——读《发现西藏》随感 / 171
- 古道行者
——李旭《九行茶马古道》序
/ 175
- 加央与《西藏最后的驮队》 / 178

- 通往西藏的未竟之旅
——程德美《高山反应》代序 / 181
- 听廖东凡讲拉萨掌故
——《拉萨掌故》序 / 183
- 民间珍宝的拾荒者
——读《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 / 185
- 难忘西藏岁月
——张永发《阅读西藏》序 / 187
- 愿望树常青
——李晓林《雪域愿望树》序 / 190
- 百年高地 / 194
- 当小女子面向大高原
——兼序《生命荒原》 / 197
- 回头看去
——冯良散文集《彝娘汉老子》 / 199
- 小心构筑的脆薄之奇美
——读麦家之《解密》 / 202
- 单之蓄状写《中国景色》 / 204
- 足迹与心迹
——《走过西藏》修订版代后记 / 206
- 要写就写非常经验
——《如意高地》创作谈 / 214
- 历史特写与现实底色 / 216
- 背倚山东的面向 / 219
- 荣归记忆之乡
——谈《风化成典》对于藏汉文史料的应用 / 222
- 后 记 / 228



阅读青藏高原

从烟波浩渺的原始古海到冰峰雪岭的今日高地，一个青藏高原生成演化过程，是一部壮丽的大自然史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得懂它。历经数以千万年计的沧桑变迁，这部巨著的诗页已成断章残篇，封存于大高原的冰雪永冻层中。是一些格外钟情于它的人——中国青藏科考队衔命而来，将星散于高原表里的诗页收拢拼接，前后连缀，使我们有幸读到了这部作品：从珠穆朗玛巨厚的沉积物中，我们遥望到古大洋洪荒时代它所在的由南而北的动态位置；从恐龙、三趾马的白色骨骼中，我们得知了新大陆与别处共享的环球同此凉热的年代；从希夏邦马山坡一枚石化了的高山栎叶片中，我们察访到数百万年来高原急剧隆升的证据；而藏北湖岸线的降落以及湖畔细石器遗存，则明示着从上万年前开始的气候变暖事件……

青藏高原的出现是地球乃至宇宙间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之果，而青藏高原的存在又是地球环境诸多结果之因。地球内外充满了诸如此类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假如没有青藏高原会怎么样？当代地理学家李吉均院士说，那么至少在中国，西部就不至于如此干旱，东部就不至于如此湿润，长江不是长江，黄河不是黄河；中国之外，阿拉伯、撒哈拉大沙漠不会出现，北半球气候不会转型，全球不会进入并持续着第四纪冰期……总而言之，世界地理气候格局就不是我们所眼见的这般模样。

“假如没有青藏高原”，一个看似没有意义的设问，因为自然演化的方向无论出自偶然还是必然之力，只能沿着一个轨迹前行，去完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正是因为有了青藏高原，科学家们说，有关全球变化的研究如果不考虑青藏高原的隆起，就不足以提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青藏科考队寻访答案、连缀诗篇的工作,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并有了丰厚的结果,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结果的第一读者,自有 28 万字的《青藏苍茫》一书为证。这本书的采访写作贯穿了我的整个 1998 年,书中记录的正是那群格外钟情于青藏高原的科学家的探索历程,以及他们所“衔”之“命”:复原一条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之链。

《青藏苍茫》完成采访写作迄今已五年,一部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已大致了然于心,作为作者,在经历了那样一个“科学年”后,发生了许多改变,可言说部分与不可言说部分皆是一言难尽。例如成为一个自然地理的热爱者,由自然地理而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本来多年间对于这片高地是从后者即生存风貌入手的,而今却直达肌理骨骼深处。

记得五年多以前,对于科学家的采访笑话多多。因隔膜而无知,最初的采访进行得窘迫,词不达意,言不及义,甚至提不出问题。当我面对大地构造学家潘裕生时,第一个发问竟是“古大洋的水流到哪里去了”;当地质地貌学家们回顾有关第四纪青藏高原大冰盖存在与否的争论时,我困惑地插话:“这样的讨论有意义吗?”……

后来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记得有一年在拉萨,湖泊研究者告诉我,碳 14 测定近在 7000 年前,藏北湖泊还处于高水位丰水期!听罢恍然大悟,噢,这正好可与考古学家所说的相印证,说明那里——今日所谓“藏北无人区”一定有过温暖宜人的时期,所以 7000 年前的猎手们把细石器丢得满地都是。当然,我也早就理解了“古大洋的水流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正像潘裕生回答的那样:“整个地球上的海水是相通的。”

自然界渐变与突变交替,大高原隆升与夷平相间;人类生存于漂浮的陆地上、变化的环境中,变动不居乃是常数。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伴随着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即追求真知、接近真理的精神和勇气。而这也是科学探索以及科学家群体为人敬慕之所在。

青藏研究半个世纪来一直默默无闻,这一状况迄今并无根本改变。然而青藏研究却仍在更高的程度上继续着,每年夏季,国内的、国际合作的科考队纷纷走上高原,每年都有发现和创新。一批年轻的科学家还在继续寻找的答案,书写这部伟大史诗的,究竟来自怎样的一只手。

2004 年于北京



老拉萨历尽沧桑

至迟在两千年前,拉萨河谷还保有森林与沼泽的生境,大昭寺就是在以土填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该寺维修,气象学家还惊喜地发现,更换下来的梁柱确为建寺时的原木,并从其年轮中辨识出公元7世纪中叶以前数百年间拉萨地区气候的干湿冷暖。城南一带的沼泽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八廓街不远处的琉璃桥是其最后的遗迹。而现在湿地范围则退缩到城西北一隅了。这是属于自然造化的变迁。

拉萨古城的开辟总是与吐蕃英主松赞干布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象征着当年青藏一统的霸业从这里起步。当然,开辟并非鸿蒙初开的开辟,此前这地方自有一度雄强的氏族部落统治,是由松赞干布的祖父着手征服,至父辈完成兼并。此间一系列明争暗斗的精彩故事,在百年前发现的敦煌吐蕃藏文史料中尚有记载。至于拉萨河谷的人类生活史,有据可查的是近年发掘的城北郊拉萨曲贡遗址,足有三四千年;再往前推,就不太明朗了。

松赞干布出生在距拉萨以东百多里外的墨竹工卡甲玛沟,弱冠即位的同时,选中了这片开阔的谷地作为王城。他在红山上修筑了最初的宫殿,为先后迎娶的尼泊尔和大唐的公主分别建造了大、小昭寺,这些古迹如今都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式建筑。伴随着拉萨城的诞生,以两位公主分别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和十二岁等身佛像为标志,藏传佛教前弘期开始;以松赞干布特为“藏文之父”吞弥桑布扎建造的城北帕崩卡为标志,藏文的创制,成为吐蕃文明的高光部。

拉萨城由此拥有了作为西藏中心地位的百年辉煌,以藏文书写的律令在这里颁布,遣往大唐的使节从这里出发,东向扩张到青海吐谷浑,西

向远征阿里象雄，北向收服牦牛苏毗，其影响，则遍及喜马拉雅南北。历经数代经营，赤松德赞时期吐蕃走向鼎盛——公元763年，吐蕃军队一举攻入长安，占领半月之久，并扶持金城公主的侄子李承宏做了短暂的皇帝。这一巅峰体验有“达扎路恭纪功碑”为证，方柱形石碑如今矗立在布达拉宫广场。

吐蕃的拉萨一度冷落，起因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布达拉宫遭雷击而垮塌，被视为大大的不吉，王室为此南迁，藏王赤松德赞在雅鲁藏布江畔度过了中晚年。许多年后，历史在大昭寺前至少见证了两件大事：“唐蕃会盟碑”意味着唐蕃间两百年征战的终结；毁佛灭法的末代赞普朗达玛遇刺，王室内乱导致吐蕃瓦解。

拉萨自此沉寂数百年，大约从公元9世纪末到14世纪末，元代有萨迦地方政权，明代有帕竹地方政权，中心他移。但被边缘化的拉萨说沉寂也不尽然，几百年里，前有地方豪强相互征战，后有藏传佛教各教派纷争，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就因为大、小昭寺的存在，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中香火渐盛。守护者是有的，比如说元代被封为万户长的蔡巴家族，这一地方势力世代经营，疏浚过河道，加固过河堤，照拂着寺院，耐心等待着这座古城的光芒再现。

拉萨的重振多半凭了一个人，宗喀巴。这位少小出家的青海人游学西藏，以其学识和德行，尤其以宗教改革家的身份声名远播，获得了帕竹政权和地方势力的支持，甚至连明朝的永乐帝也仰慕其名，几番召请而不得。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了万人传召大法会，他和一众弟子兴建了色拉、甘丹、哲蚌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此派生出达赖和班禅两个转世活佛系统。此后经与蒙古首领合作，格鲁派势力壮大，再经与世俗权力和教派之间的激烈较量，在清朝政府扶持下，最终确立了权威，使全藏的黑头百姓俯首听命于莲座前。

布达拉宫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得以大规模扩建，一直保持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樣子。这位僧王同时又是一位大学者，在西藏正史中享有极高地位。但是他的转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却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以其情诗昭示文采风流，其人其诗至今仍在藏地民间被广泛传诵。此前此后的几百年里，拉萨发生过大大小小诸多事端，出现过形形色色各类角色，权

力几度更迭,战争与和平相间,那些人物故事未来也许会进入小说影视,不过,即使富有想象力的虚构,其精彩程度也未必能胜过曾经的真实。

从那时起,拉萨再度繁盛起来。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旁,藏式的楼房比肩而立,星散于前后藏各地的庄园主喜欢在此修建府邸;从沿街的门庭到八廓街辐射的小巷,经商的人和从事手工劳作的人定居下来,从贵族到官员,商人,艺人,朝圣的人,乞讨的人……林林总总,众生百相。市井文化随之兴起,能够代表贵族阶层艺术欣赏趣味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可见的女子歌舞“囊玛”。这一歌舞形式和乐队,连同囊玛组织,是200年前一位青年贵族丹增班觉开创的。乾隆朝发生过与尼泊尔之间的战争,这位时任地方政府高级官员的贵族,因所犯过失被解往北京,免遭罪谴的同时,还在北京天桥尽情观摩了汉地的一应曲艺,带回了扬琴和二胡。这些人物故事说来话长。

有关拉萨的故事无一不是说来话长,可谓历尽沧桑。在近现代,这座藏传佛教的圣城与内地共同了命运:历经英国军队兵临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历经民国(国)元(年)藏乱,康(川)藏纠纷……这一段历史不堪回首。而今的拉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最佳旅游目的地,已然贴上时尚的标签,游人如织了。了知过往千年史的人尽可以感受老城的纵深及厚重,或者何妨一无所知,只需徜徉其间,单纯享用它自身所呈现的——被高原的山野环抱的老拉萨,天蓝云白,阳光灿烂。

2008年5月18日于北京



幻觉之城

拉萨直译为“神地”，饰词为“圣城”。每当人们想起拉萨的时候，大约出现频率最高的形象是布达拉宫吧。的确，红山顶上的布达拉宫是拉萨圣地的经典标志，拉萨的封面装饰。作为有形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建筑物辉煌宏丽，兼具王宫的华美与古刹的庄严。它的形式美体现在适合从任何角度观赏：正面，侧面，遥望和近观，仰视和俯瞰，甚至背影；适合在任何季节观赏：冬雪夏雨，春光秋色，晨晖夕照中或晴空丽日下。适合亲眼目睹，尤其适合穿越时空的怀想。念青唐古拉和冈底斯两大山脉相拥中的拉萨河谷很开阔，自东方和南方接近拉萨的人，往往从几十里外就可远观到布达拉宫的身影，这时旅人们便须凝神注目了——西藏人说，当远道而来的人第一眼望去，布达拉宫的金顶若有光芒闪烁，外来人，你便今生有福了。

想起拉萨的时候，还会想起一条老街。较之固守者的肃穆静默，老城区八廓街充满了流动感，充满了浮世的气息和人情的况味。它的显著特征是老旧而新鲜，传统而时髦。且是一如既往的最时髦。由几乎与布达拉宫同时代的大昭寺领衔首创，八廓街渐成规模。宗教的功能决定了老街的基本样式：环形的步行街主干道，沿街向心辐辏的多条小巷。八廓的本义即是“环绕而行”的意思，雅称为“菩提道”，是拉萨自古而今的宗教中心，桑烟袅袅人潮涌动的转经路。与宗教感情相对应并相辅相成的是世俗的功能。世俗功能体现在市井，市井由街和人构成。涌动的人群汇集了藏地内外身分与形象各不相同的人，身世与命运如天壤之别的人置身于同一时空。世俗的世俗则在买卖，无须指点，旅游者自会频频光顾沿街摊点，采购那些部分出自本土、大部产自印度尼泊尔和川甘青滇藏区的手工艺品。从

宗教物品的佛像藏香到各类世俗的饰物挂件,到可称为“文物”的旧东西,由此流向四面八方,登上现代都市里的大雅或小雅之堂,重复地提醒着有关八廓街、有关拉萨的记忆。

·想起拉萨的时候,不见得映现出宏大叙事的全景印象,也许只是想起某些具象的片断,例如城市上空碧蓝的天和乳白的云,白杨叶片在秋日阳光里金灿灿的声响,一个油画般或石雕般的转经老人,甜茶的味道,拾级而上的感觉,某张彩色照片,某句话语……让久居拉萨的人罗列这些细节是困难的,因为那一切属于生活常态。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人们的目光总是瞄向别处,刻意寻找经验之外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尤其需要高远。而别处依然是生活,是另一人群的常态,没有哪里是世外桃源,没有谁可以置身世外。久居拉萨的人们围坐一起,笑谈误读的美丽与错觉的可爱,目之所见心之所想与笔之所记竟可与实相存在并无多大关联,没有哪个地方具有此地的多义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其修为去解读,每一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西藏。我们大家议论说,西藏已成为“幻觉的西藏”,拉萨适合梦想。

这或许是拉萨有别于其他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特点吧。最初布达拉宫及其圣地拉萨在蛮荒河谷中生成,不过听凭了创建者草莽中的开辟。但是,城邦和建筑不仅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而且渐渐聚合起一己灵魂。历经千余年佛光的浸润,构筑成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这一存在实质上已超越了本体的价值,超越了本义。那个温和的宗教指向着人类的古老理想,致使由此间生发的幻觉与梦想无不与美好的事物相关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是在2003年4月8日写下这篇文章时想到这一点的,此刻在地球的一隅战火正炽,最先进的科技装备与最原始的丛林法则相结合,最文明与最野蛮相统一,正在上演新世纪人间悲剧最惨烈的一幕。众生平等,世界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类东方人文精神显得奢侈,越发可望而不可即。但人类精神不泯,古老而永世的人类理想越发值得珍视。

2003年4月8日于山东日照



属于山南的抵达

拉萨河在曲水县境内汇入雅鲁藏布，紧接着流进山南境内，江面骤然开阔。而终点为拉萨的航班飞临贡嘎机场上空，正好可以俯瞰大江亦蓝亦绿的辫状水系。这一情景我不知观赏过多少回了，每每再见，依旧惊奇。

雅鲁藏布江流经山南地区的贡嘎、扎囊、桑日、曲松和加查诸县，扎囊以南雅江支流雅隆河流域，则有乃东县和琼结县，这些地名拥有过曾经的辉煌，至今仍闪闪发光。当然，这个“曾经”足够久远，可以溯往吐蕃王统及其前身发轫的两千几百年前，可以溯往文明曙光初现高地的三四千年前，甚至进入传说，回溯到能见度很低的族源起始处：依傍于山南首府泽当镇的贡布日山，有一处圣迹“猴子洞”，相传由于神猴和魔女的结合，衍生了雪域黑头红面人。“泽当”意译为“(猴子)玩耍的坝子”；又称劳作促成了由猴而人的演化，泽当镇保留着最初的农田“索当”(意即“吃吧”)，至今仍是吉祥宝地。

所以说，山南这地方不仅是世居此地者的骄傲，西藏人深感自豪，连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过客也不由不被感染。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我频频造访这一带的文史故地，江南江北差不多走遍，闪闪发光的并非三点五点，是星罗棋布，是迎面而来——其实不用走出很远，贡嘎机场附近，一江之隔，名叫“昌果”的那条山沟，就浓缩起人类生活好几千年。沟口两侧的石壁犹如门扉洞开，而“昌果”之意正是“开启的门”：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到金属时代的冶炼痕迹；从原始的动物岩画，到摩崖石刻的六字真言；山南地区宁玛派三大寺之一的多吉扎寺，呼应着昌果的民间生活；昌果乡千年古风的腰鼓舞，据说当年曾在桑耶寺落成大典期间表演过。为了舞蹈中甩辫子的标志性动作，昌果的众男子至今还梳着粗大发辫。

由此向东不远,同在江北岸,有依佛教地理瞻部洲格局而建的古刹桑耶寺,落成于公元8世纪,被视为吐蕃王朝和藏传佛教前弘期鼎盛阶段的标志性建筑。再往东,深山密林中的青朴修行地,因大师莲花生和藏王赤松德赞曾在此处修行而闻名。这些名胜之地均在扎囊县境。

大江以南,从扎囊、泽当—乃东到琼结,对于略通西藏古史的人来说,可以印证的古迹旧地比比皆是,正所谓一步一朵莲花。藏南谷地,农田阡陌,由藏文记载的正史从这里落笔,当地人可以指点何处是前吐蕃最早的王出现的地方,何处是文成公主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可以历数山南享有哪些藏史中的“第一”: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第一间佛堂昌珠寺,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大约还有第一个作坊、第一个集市、第一部经书、第一部藏戏,等等,可以罗列更多。总之积淀巨厚,意指有了山南的若干个第一,才生发了全西藏的许许多多。

有意味的是,当年我对山南习俗风物的寻访,所见所闻更多的倒像是最后一个:最后的防雷喇嘛,最后的降神巫师;被称作“活化石”的制陶村,现场观摩工艺流程,千年未变无疑;凭吊存续到1950年代的拉加里王宫,这个领地有限的微型王朝,来头却大,是延伸了千年之久的吐蕃王室后裔枝叶;琼结境内的藏王墓群,象征了吐蕃王统终结的同时,土葬传统的终结也意味着观念世界的转变。当然了,说是“最后的”未必确切,更多的是物化固化的史迹证据,或说是遗风余脉尚存,在民间生活中源远流还将流长。

山南作为西藏政治文化中心的最后繁荣,是在继元代扶持的萨迦地方政权之后的帕竹地方政权时期。从元末到明初,这个政体的首领先后被两朝皇室册封为“大司徒”和“阐化王”,政令遍及卫藏(拉萨、日喀则地区)。两百年一番盛衰荣枯的轮回,这个中心地位终于让位给拉萨。政权更迭无不伴随着刀光剑影,藏南谷地的历史因此生动。

山南的山野田园集中体现了西藏腹地乡村的风格特色,山南的农民歌舞“果谐”名满全藏;山南的阳光总是灿烂,山南人也总是笑容满面。随着现代旅游的展开,山南迎来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的游客,然后再把山南的骄傲散播到四面八方。对于你我这样的过客来说,属于山南的抵达是面向古史的抵达,是对于藏民族文明之源的无限接近,当然也是作为审美主体

对于此地风情现在进行时的感受体验。我还记得当年从昌果沟访古归来，热心的船夫守候江边。那个夜晚月明风清，江面波光闪闪。前人已经作古，我们还活着——那时我就想，我要把山南的存在告知所有的人。

2008年5月10日初稿

2008年5月18日改毕



在群山的中央

西藏林芝地区位于藏东南一隅，总面积为 11.7 万平方公里。当然这只是二维平面的计量结果，自然地理的三维表面积若要铺展开来何止此数：南部为喜马拉雅尾间，以北为念青唐古拉末端，作为两大山系地标的南迦巴瓦和佳拉白垒在雅鲁藏布大拐弯处隔江相望；以东则是准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的巨大侧影。群山的中央还是山，林芝境内崇山叠嶂。印度洋温暖而湿润的空气以气团气流，以雾霭和雨雪的形式，沿着雅鲁藏布大峡谷浩荡北上，孕育着、催生出山川万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人群的多样性，习俗、宗教以及精神世界的多样性——覆被着冰雪和丛莽的山褶间，河流经过的地方，生息着西藏本土除夏尔巴人之外几乎所有的民族和人群：藏、门巴、珞巴、僜人等等。所以，当行政区划的林芝、米林、工布江达、波密、察隅、墨脱、朗县诸县份一一映入眼帘的时候，各自拥有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浓郁气息随之弥散开来。对此，我所知道的已是够多，不知道的，更多。在最近的这个夏季里，怀揣了访古探秘的心情，我从拉萨沿 318 国道东行，经工布江达、林芝、米林，去往波密；离开国道南行，到达边境地区的察隅。

异情异色藏东南

在久远的地质年代里，古旧大陆分分合合，原始大洋此消彼长。当位于地球南端的印度地盾脱离冈瓦纳古陆快速漂移北上，历经上万公里行程后，与欧亚大陆相撞，特提斯古海西逸而去，留下现今雅鲁藏布一线大洋残迹，青藏地区轮廓初现；由于地球内部的作用力，这只“印度筏”继续